

真誠，他居然不死，還能活到今日。

「諸位請看，」只見該處的皮肉不住顫動，衆人這才明白，原來他生起伏跌動，衆人這才明白，原來他生具異相，心臟偏右而不偏左，當年死裏逃生，全由於此。

黃眉僧指着自己右邊的胸，道：「心臟之處，有一個一寸來深的洞孔，這洞孔雖已結疤，但仍可想像到昔日骨葬葬『山旁』的腰際來。衆人一看，都是駭然失色，只見他左胸口對準胸口鮮血泊泊流出，只道性命已是不

實是不敢硬接，拆不上九招，只覺左邊胸口一痛，全身勁力盡失，「黃眉僧說到這裏，緩緩解開僧袍，露出瘦心口，我居然並不立時喪命，向後躍開一步，神色間極是詫異，我見自己

家小小一個孩童，已有如此造詣，我便是再練一聲子武功，也永遠趕他不

到。」

金算盤搖百計忽然問道：「大……

……大師，以後……以後你再遇到他們沒有？」黃眉僧道：「說來慚愧，老衲自從經此一役，心灰意懶，只覺人

的金剛指既沒學得到家，就不能殺他

，罰你七天之內……到底罰他七天

之內怎樣，我已量了過去，沒能聽

聽得少婦在斥責兒子：「姑蘇慕容

……似這等心臟生於右邊的情狀，實

是萬中無一，那小孩兒一指戳中我的

心口，我居然並不立時喪命，向後躍

開一步，神色間極是詫異，我見自己

摩下院的金剛指，可有傷人見血却殺

不丁人的麼？」那小孩縱身上前，又

年來，雖是參悟生死，沒再將昔年死

裡放在心上，但偶而回憶，不免猶有

餘悸，當真是驚弓之鳥了。」

衆人聽了默然不語，對崔百計鄙

視之心都是收起了大半，均想以黃眉

僧等武功修爲，

想一指戮來，那時我全無抗禦之能，

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不料那少婦揮

拳，便將他身子退回

花牆背上，我迷迷糊糊之中，隱隱似

裏逃生，全由於此。

黃眉僧把好僧袍上的布帶，說道

：「似這等心臟生於右邊的情狀，實

是萬中無一，那小孩兒一指戳中我的

心口，我居然並不立時喪命，向後躍

開一步，神色間極是詫異，我見自己

摩下院的金剛指，可有傷人見血却殺

不丁人的麼？」那小孩縱身上前，又

年來，雖是參悟生死，沒再將昔年死

裡放在心上，但偶而回憶，不免猶有

餘悸，當真是驚弓之鳥了。」

衆人聽了默然不語，對崔百計鄙

視之心都是收起了大半，均想以黃眉

僧等武功修爲，

想一指戮來，那時我全無抗禦之能，

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不料那少婦揮

拳，便將他身子退回

花牆背上，我迷迷糊糊之中，隱隱似

裏逃生，全由於此。

黃眉僧把好僧袍上的布帶，說道

：「似這等心臟生於右邊的情狀，實

是萬中無一，那小孩兒一指戳中我的

心口，我居然並不立時喪命，向後躍

開一步，神色間極是詫異，我見自己

摩下院的金剛指，可有傷人見血却殺

不丁人的麼？」那小孩縱身上前，又

年來，雖是參悟生死，沒再將昔年死

裡放在心上，但偶而回憶，不免猶有

餘悸，當真是驚弓之鳥了。」

衆人聽了默然不語，對崔百計鄙

視之心都是收起了大半，均想以黃眉

僧等武功修爲，

想一指戮來，那時我全無抗禦之能，

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不料那少婦揮

拳，便將他身子退回

花牆背上，我迷迷糊糊之中，隱隱似

裏逃生，全由於此。

黃眉僧把好僧袍上的布帶，說道

：「似這等心臟生於右邊的情狀，實

是萬中無一，那小孩兒一指戳中我的

心口，我居然並不立時喪命，向後躍

開一步，神色間極是詫異，我見自己

摩下院的金剛指，可有傷人見血却殺

不丁人的麼？」那小孩縱身上前，又

年來，雖是參悟生死，沒再將昔年死

裡放在心上，但偶而回憶，不免猶有

餘悸，當真是驚弓之鳥了。」

衆人聽了默然不語，對崔百計鄙

視之心都是收起了大半，均想以黃眉

僧等武功修爲，

想一指戮來，那時我全無抗禦之能，

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不料那少婦揮

拳，便將他身子退回

花牆背上，我迷迷糊糊之中，隱隱似

裏逃生，全由於此。

黃眉僧把好僧袍上的布帶，說道

：「似這等心臟生於右邊的情狀，實

是萬中無一，那小孩兒一指戳中我的

心口，我居然並不立時喪命，向後躍

開一步，神色間極是詫異，我見自己

摩下院的金剛指，可有傷人見血却殺

不丁人的麼？」那小孩縱身上前，又

年來，雖是參悟生死，沒再將昔年死

裡放在心上，但偶而回憶，不免猶有

餘悸，當真是驚弓之鳥了。」

衆人聽了默然不語，對崔百計鄙

視之心都是收起了大半，均想以黃眉

僧等武功修爲，

想一指戮來，那時我全無抗禦之能，

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不料那少婦揮

拳，便將他身子退回

花牆背上，我迷迷糊糊之中，隱隱似

裏逃生，全由於此。

黃眉僧把好僧袍上的布帶，說道

：「似這等心臟生於右邊的情狀，實

是萬中無一，那小孩兒一指戳中我的

心口，我居然並不立時喪命，向後躍

開一步，神色間極是詫異，我見自己

摩下院的金剛指，可有傷人見血却殺

不丁人的麼？」那小孩縱身上前，又

年來，雖是參悟生死，沒再將昔年死

裡放在心上，但偶而回憶，不免猶有

餘悸，當真是驚弓之鳥了。」

衆人聽了默然不語，對崔百計鄙

視之心都是收起了大半，均想以黃眉

僧等武功修爲，

想一指戮來，那時我全無抗禦之能，

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不料那少婦揮

拳，便將他身子退回

花牆背上，我迷迷糊糊之中，隱隱似

裏逃生，全由於此。

黃眉僧把好僧袍上的布帶，說道

：「似這等心臟生於右邊的情狀，實

是萬中無一，那小孩兒一指戳中我的

心口，我居然並不立時喪命，向後躍

開一步，神色間極是詫異，我見自己

摩下院的金剛指，可有傷人見血却殺

不丁人的麼？」那小孩縱身上前，又

年來，雖是參悟生死，沒再將昔年死

裡放在心上，但偶而回憶，不免猶有

餘悸，當真是驚弓之鳥了。」

衆人聽了默然不語，對崔百計鄙

視之心都是收起了大半，均想以黃眉

僧等武功修爲，

想一指戮來，那時我全無抗禦之能，

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不料那少婦揮

拳，便將他身子退回

花牆背上，我迷迷糊糊之中，隱隱似

裏逃生，全由於此。

黃眉僧把好僧袍上的布帶，說道

：「似這等心臟生於右邊的情狀，實

是萬中無一，那小孩兒一指戳中我的

心口，我居然並不立時喪命，向後躍

開一步，神色間極是詫異，我見自己

摩下院的金剛指，可有傷人見血却殺

不丁人的麼？」那小孩縱身上前，又

年來，雖是參悟生死，沒再將昔年死

裡放在心上，但偶而回憶，不免猶有

餘悸，當真是驚弓之鳥了。」

衆人聽了默然不語，對崔百計鄙

視之心都是收起了大半，均想以黃眉

僧等武功修爲，

想一指戮來，那時我全無抗禦之能，

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不料那少婦揮

拳，便將他身子退回

花牆背上，我迷迷糊糊之中，隱隱似

裏逃生，全由於此。

黃眉僧把好僧袍上的布帶，說道

：「似這等心臟生於右邊的情狀，實

是